

新譯偵探小說

剖腦記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譯偵探小說

剖腦記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割腦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翻印必究

原著者 美國 查普霖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京師奉天天津開封濟南漢口長沙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重慶成都廣州福州湖州太原

剖腦譜

第一章 白泥邇氏宅

巴黎之野。一市曰瑪穴。與華雅市爲鄰。市南有一路曰瑪璫。當瑪穴之市尾。一冷僻之區也。有屋二十餘椽。而第十三號最簡陋。其址既隘。構築亦粗較夫左右鄰者。廣廈渠渠。不啻霄壤之判焉。顧室雖小。而內外塋飾光潔。無倫牆壁時施丹雘。視之與新築無異。室凡四層。層各三窗。以納日光及空氣。望衡對宇者。有德芳旅館。稅居多外國人或性好幽寂之士。路中無車馬喧。門前冷落。宛然一窮鄉僻巷也。自晨達暮。或遇一車一馬。卽最盛之日。輪蹄未嘗過十數。其荒寂可想矣。卷第十三號門甚隘。入室一幽暗之小客座在焉。此座卽居

停夫婦二人所棲。垂二十餘年。夫一老翁。少壯時曾爲軍人。今則頽唐已甚。媪年雖六十。而目光頗銳。腰脚尙健。全家之得享清福。實惟媪是賴。卽所謂白泥邇夫婦是也。凡稅居是室者四。在下層者曰馬旦。少壯時亦爲軍人。曾得甲必丹之職。色白特布之役。爲敵兵砍去一手。及歸老。國家賞以銀牌。歲給撫息金甚厚。頗足自給。此叟以娛老爲宗旨。每食已。輒散步於華雅。以資運動。凡膳。午膳託居停供給。晚膳則在右鄰一酒肆中。飯罷無事。登茶樓。與老友評世事。以爲常。友皆疇昔共事之老士卒也。鐘九下。乃歸就寢。及門。輒與白翁行軍人禮。數年如一日。卽歸來時刻。未嘗或爽云。二層稅居者名賽畢。西亦挈妻共處。性情和藹。年各七十餘矣。賽翁蓋以財政官致仕隱居。

亦得國家養老之費。數雖無幾。而夫婦節儉自奉。尙有餘資。可備賓客宴飲。三層本無居者。有之。則自四月以前始。其人爲一美貌名姝。小字貝納。初至之日。白夫人頗不之悅。蓋彼相宅時。素衣悲楚。殆類新孀者。而於眉目間。一望卽知其久孕。行將分娩。白夫人思之以爲年少而美。臨坼在邇。則清寂之宅。將自此多事。不可復耐。故甚不謂然。欲不之允。則又經牧師告語。謂女無他。且新寡。夫人始憐而許之。貝納遂居白氏宅。迄今數月。白夫人見其性情和藹。且喜寂靜。大異流俗。又數月中。從無一人造訪。擾及居人者。遂大相愛敬。恨相得之晚。禍作之前六日。貝納產一女。報告於教士。教士遣看護婦來。亦無他異。其樓之最上一層。卽第四層則半爲白氏庫房。半由郵局寫字人稅。

駕名戴梭。歸時甚少。每星期不過二三度。餘時俱在郵局。其歸也無定時。恆在夜深後。故外戶終宵不閉。以待其至。內戶則白夫人司啟閉焉。戴梭款門有定法。先按鈴三次。更以指擊窗門二下。居停主人習知之。以手引牀前之繩。則門自闢。而登樓時。僅有一梯。梯在主人所居之室右。此室內大略情形也。瑪瑙路既最清寂。白泥邇家尤爲清寂。第一自貝納生女略有更改。然白夫人猶未介懷也。常貝納臨褥時。方樂爲奔走効力。若婢媼然。亦若至戚。然夜深就枕。尙必一至貝納室。問其有無事。相囑曰。無矣。方敢歸寢。生子越六日。三月十三日也。貝納寒熱間作。白夫人於就寢時。仍往省問。詰旦。夫人味爽而興。與平日無異。方啓扉。納送牛乳者。忽聞賽畢西呼聲。疾起登樓。試

一探望甫及二層樓梯。忽却步不前。駭視失色。良久不能聲。蓋第三層樓梯上。赫然一死人。方臥於血泊中。夫人詫愕久之。方能言語。呼曰。甲必丹。白泥邇速來。二人聞聲至。甲必丹俯視而言曰。是人絕無生氣矣。言已。解死者衣驗之。且曰。死已久。肢體冷矣。此必係爲人所謀殺。吾敢斷言之。白夫人驚曰。果爲人謀殺乎。馬旦曰。然。吾審之。見其身受二刃而死也。斯時死者一足觸於梯左之欄邊。首則頽臥第一級梯上。右頸一傷。似甚淺。俯驗之。知已失血。小腹一傷。較右頸爲重。甲必丹馬旦稍稍舉尸諦察之。刀固尙刺腹中也。刀甚長。悉陷體中外。僅露一柄而已。

第二章 無名之尸

白泥邇氏宅中之尸。髮已斑白。揣其年約六十餘。體肥碩而修偉。計五尺六七寸。衣服爲中等社會。居停夫婦甲必丹。及致仕之財政官。俱莫識其誰何。不勝駭異。主婦曰。昨日之夜。惟戴梭歸較遲。爲時已十一下鐘。其款門法。亦與平日無稍異。此外無他人至者。不識此尸何來。正環觀間。忽聞一婦人問曰。是何新聞。衆視之。則貝納之看護婦也。以貝納病寒熱。故早來。馬旦遂以事語看護婦。并囑勿白貝納。恐渠聞而驚恐。益增他病也。復謂白泥邇曰。主人速以事白警察。余且至戴梭房中。以事告之。白泥邇曰。善。當卽去。又問曰。今將暫置此尸於何地乎。馬旦曰。不宜移動。須留俟警察驗視也。越五分鐘間。白已報警察。歸見馬旦。問戴梭何言。馬旦曰。戴梭殊怪。不在寢室。吾又

見其鑰匙不置牀下。乃置鎖上。覘其榻。似無睡過痕迹。以是知其昨夜之未歸也。白夫人曰。否。昨宵吾聞款門。親啟扉納之。何言無有。馬旦曰。是不難喻。夫人所納者。殆卽惡人耳。白泥邇聞言。大懼失色。歎曰。噫。事誠可畏。事誠可畏。又越二十分鐘。警察長梅思蘭已至。梅爲人熱心公益。學識亦深細。聞耗。偕一醫生一書記馳至。旣入室。卽命白泥邇閉戶。勿令外人入。亦不許室中人出。時四鄰尙未周知。故無他人窺覘者。梅乃與醫者登樓驗尸。醫者悉心檢察。拔出凶刀。且弛其衣。審視傷痕。知小腹刀傷。自左刺入。深二十生的。適當大血脈管。已爲所斷。致失血暈厥而死。警察長命書記一一錄之。凡尸身位置及形狀。靡有遺。遂探視死者衣中。搜檢信件。迄無所獲。惟得金法郎。

二百餘枚銀法郎數枚。由是可知其非死於謀財。否則決無重金。尙留囊中故也。外有時計一發機已損。不復能動。視之正指十二時。又三十五分。意多是時。仆地撞損其中之機件。遂致不能行動耳。以此可決其死於十二時後。證以醫生言亦相脗合。白夫人憮然曰。昨晚余聞款門時。正當十一下鐘。其聲竟與戴梭同。故絕不疑而納之。不意其爲匪人也。警察長既聆諸人言。即使貝納之看護婦往詢貝納。夜來聞有聲響否。貝納曰。妾以二豎爲災。意殊枯寂。就枕絕早。又徹夜未醒。初不聞何種聲響。今晨看護婦入室。方被喚醒。故一無所知。讀者須知第十三號之舍宇製作。又絕奇特。入房就寢之後。外間之聲響不能達內。而室內有事。室外人亦不能聞之。貝納居房中。夜間

卽醒亦未必聞其聲也。至於戴梭則咸以其昨夜留巴黎必無歸家之事。梅思蘭乃命書記往探戴梭消息。又命人將此無名之尸移置僻處。遂與甲必丹白泥邇拾級登樓。一一探視。恐兇犯尙匿室中。可便拘獲。方登樓時。梅思蘭以彈實槍中。備與兇犯攻擊。甲必丹見之。亦執械以從。至第三層。意恐驚貝納不入其室。且緩步徐行。弗欲令病者聞履聲而生厭惡心。行次。梅思蘭警察長忽止立。指壁間一血痕。語甲必丹馬旦曰。視此痕迹。其高正與死人等。審視之。乃二指所印者。就此血痕解說有二。一爲死者當逃命時。以手扶牆而奔。其手先爲血污。遂致留血痕於此壁。一爲凶犯當逐仇人時。以一手扶壁。一手牽死者之衣。弗令遁去。而手已染血。故遺此痕。事雖纖小。然老

而更事多之偵探確能辨之。又於地上拾得一布衣。白翁識爲貝納物。謂前日猶見其懸施上。胡爲遺此。警察長曰。或在三層樓鬪毆。遂至遺此。又徧察之。舍壁間血痕。與此布衣外。別無他物動疑者。殊莫明其故。旋更至第四層。警察長命甲必丹守庫房門外。已與白主人入戴梭房中。不見有人。窗戶緊閉。煙突亦窄小。雖幼孩弗能容。知主犯必非由此遁者。又房中各物皆有秩序。無紊亂之迹。牀上並無睡痕。惟一椅位置稍乖。似有人移動者。其狀如坐者驟起。致動椅足。桌上紙亦散亂。又一紙落於地。與戴梭平日布置略有不同。外此別無可疑。周視畢。梅思蘭曰。余於此室實無所得。門之所以弗鎖者。殆一時疏忽故耳。於是復至庫房中察之。亦無迹兆。乃相將下樓。則書記

官已返。詢其狀。則言局中人皆云。戴昨宵因公事。奉遣往波濤埠。尙未歸。返期須在明日。云云。書記又引工役二名。運尸車一輛。以便遷尸。他往。俄又聞門外剝啄聲。則辯護士及其書記至矣。梅思蘭詳述所事。且偕之徧閱適所檢處。畢。辯護士謂梅思蘭曰。君所爲殊周密。今當不復有他事。惟請速移尸至莫哥。以報告呈我。我將立與邑令商辦此事。言訖辭去。尸旣入運尸車。警察長卽命詳錄檢尸狀於尸牒上。名曰莫哥收尸牒。文曰。『余巴黎警察長罷伯路易梅思蘭。奉職阿生那省。命莫哥驗尸所收入此男尸。死者年約六十。身長一邁。當又六十四生的邁。當髮灰色。額高出面部。鼻正。目蔚藍。眉棕黃。身有二傷。一在右頸。一在小腹。衣黑色背心。棕色外套。又黑領帶及革

履等物。身有 L R 字樣。卽三月四號瑪瑙路第十三號發見之尸。此其詳細情形也。茲將殺人凶器及死者身間之物。若金銀時計等。一并奉納。請書記員檢收之。運尸者二人。勒虎與布直是也。『警察長事畢。又命白泥邇隨時留意。察捕兇犯。遂偕書記官及醫生去。是時運尸車已起行。白氏宅遭此奇變。人人恐懼。不知所措。蓋以官吏苟無術破此案。則必借莫須有。三字冤及宅中人。故人人自危也。惟貝納抱恙。不知其詳。繼而雖略痊。未健復。不能行動。但終日偃臥牀榻間而已。看護婦見其不樂。輒慰藉之。貝納則恒鬱鬱不能釋。又常抱置其女於懷。流淚不止。如珠如縷。自頰下滴。其女面目間。見者憐之。咸謂其以淚浴孩也。顧事漸爲人知。室外人且惶惑莫解。無論門以。

內矣。時鄰人既見官長入室。已大奇駭。及見運尸車入。尤大怪異。然因門閉不納閒人。無由窺詢。但擁集門外。愈久愈多。移時衆微聞其事。尸出。繞而窺覘者。尙有數十百人。雖經白翁解說。偵探嚴察。足遣散之。而來者仍遠立不去。直至亭午未已。白泥邇無如之何。乃緊閉其門。又杜其窗。深恐人語喧譁。擾其清寂之家。規云。

第三章 包威廉

環白泥邇氏宅而觀者。以德芳旅館中人爲多。有客年可三十許。眉目秀偉。威而不露。察其狀。頗關心宅中人語。似較衆人之欲知此案詳情爲更切者。久立門外。不與人對談。亦不屑以事詢他人。伊何人。包其姓威廉。其名或誤。以爲英種。實則美利堅產也。稅寓德芳旅館。

未及匝月。蓋新自他國來者。居館之下層。臨窗橫眺。則可望見衢路。意至得也。若其所以至法與寓此僻地之故。則莫或之知其一舉動。一言語。皆非旁人所能擬議。卽旅館主人亦止見其日暮出入與外形之作爲。究不審其中底蘊。更無論他人矣。而尤奇者。平時未嘗有一函札之往返。一友人之造訪。但時時外出信宿。不歸亦不識其所之。其視財物則慷慨無所吝。而其購物也更絕不與負販者議值。自朝達暮。無喜色亦無憂容。逆旅主人初亦絮絮訪其蹤跡。客不之答。遂不復敢根究。蓋恐徒取辱也。三月四日。包既雜衆中。竊聽白泥邇氏室中事。但聞人語云。兇器尙陷死者體中。行將移莫哥驗之。客聞而微笑。若有所悟者。遂歸旅館。啟扉入室。旋閉室中爲兩椽一書齋。